

变革

和现在的大学教授相比，方鸿渐、赵辛楣等，都是很单纯善良的读书人

尹平◎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34320

I247.57
3272

变革

尹平◎著

和现在的大学教授相比，方鸿渐、赵辛楣等
都是很单纯善良的读书人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7
3272



北航

C1722393

0000000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变革 / 尹平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2

ISBN 978-7-5399-5110-2

I. ①变… II. ①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5834号

书 名 变 革

著 者 尹 平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5110-2

定 价 3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悬念

2008年12月。寒潮前锋抵达津海市，气温骤降，干冷干冷的。天色灰暗，乌云低沉，狂风呼啸，一阵紧过一阵，卷起漫天飞尘；树枝摇曳，枯叶乱舞。津海工商大学万人空巷，师生都躲进室内避寒去了。

津海市地处江南，是S省的省会。津海工商大学坐落近郊，距主城区32公里。郊区的寒风席地而起，一马平川，分外凌厉、刺骨。建筑物内没有集中供暖系统，天寒地冻时，即使在户内一节课的时间不活动，手脚就冻木了。这个时节，师生们都密闭门窗，帽子、手套、围巾、护耳、暖宝、热水袋、取暖器……所有可用的保暖和取暖方式全派上用场，以减少热量的散发或给自己添加能量。正值此时，一场火灾在图书馆过刊室的木结构房屋内悄然降临。

70天后。早春三月，冰雪覆盖着校园，冬寒依旧不肯离去，气温迟迟不见回升。刚刚开学的津海工商大学，各扇门窗的封条被一一揭开，大小电器的插头接通了电源，电脑、空调、照明、通风、净化、打印、复印等设备

先后启用,供电负荷猛增,老旧的电路没有挺过开学后第一波用电高峰的冲击,又一场火灾在电教楼无声爆燃。

两场火灾无人员伤亡,起火面积达 200 平方米损失人民币 30 余万元。尽管类似的火灾在津海市一年数十起,津海工商大学的火情不算“重大”,且火势刚起,在消防车赶到前,明火就被师生全力控制。但是,经过媒体事后那么一炒作,火势、灾情、损失就被放大了,特别是小报和网络上盛传学生用手机拍摄的现场照片,你瞧瞧:津海工商大学的建筑物清晰可辨,浓烟从两个窗口翻滚而出,在天空聚成一团,久久不散,烧黑了半幅天空,现场围观者无数——那严重程度即刻加倍,社会关注度也迅即升温。

紧接着,就是在上级部门的强势介入下,学校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集中整治。所有的安全隐患都被发掘了出来,不管与火灾有没有关联,连屋顶有一块松动的瓦片可能于不久的将来坠落伤人没有放过,全都纳入安全检查的视野,落入了大力度整改的范围。每个部门、每间办公室、每个人都编入到安全管理系统之中。每一具消防器材,大至悬挂地点,小到药芯更新时间,都具体到个人,落实到第一责任人,和第一责任人不在时的第二责任者。由于两场火灾时间靠近,又发生在学术净土的高等学府,师生哗然,加之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津海工商大学的火灾注定要成为 S 省消防教育的典型,内情通报、案情公布都榜上有名。更为严重的是,火灾——两场火灾,不断挑战和撞击着社会容忍的底线,问责呼声由此而生,此事肯定不会不了了之!师生们心里预感着某位领导不可避免地将要出面为火灾担责,否则平息不了人们心中的“火情”。中国的政治生态和行政运行规则即是如此!但是,丢官的人是谁呢?是主动站出来领过,还是被动追查定责?各类猜测、传说风起云涌……

目 录

楔 子 悬念	1
第一章 恶补	1
第二章 深谈	11
第三章 任免	20
第四章 班子	36
第五章 挑明	49
第六章 蹊跷	59
第七章 伤痛	70
第八章 躲闪	83
第九章 三板斧	95
第十章 来者不善	106
第十一章 算盘	118
第十二章 双赢	133
第十三章 威胁	149

第十四章	暗流	164
第十五章	相约	186
第十六章	责任	204
第十七章	霹雳	225
第十八章	担当	239
第十九章	变数	255
第二十章	豪赌	274
第二十一章	举报	293
第二十二章	危局	313
第二十三章	抱憾	333
第二十四章	是非	350
尾声	镜头	369

第一章 恶补

2009年4月。S省委决定，何曾进任津海工商大学校长。

新官走马上任，除了省委领导例行谈话和正式行文之外，总得做个仪式，当众宣布、组织推介、新老领导表态什么的，以显名正言顺和足够的权威。具体什么时候到学校露面、出席干部大会，要对接省委组织部和省高校工委领导的时间表，得到的答复是“等候通知”。何曾进一等就是十天，心里有点发毛，因为他在原单位的工作已经交接，再待在那里就有点碍手碍脚了，别人不自在，自己也难受，他不由地想早点钻研新的角色。

周六，何曾进驾车去探视因车祸卧床养伤的大学同学，回城途中路经津海工商大学。他的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其妙的亢奋，竟身不由己、神差鬼使地顺着路牌的指引，将车直直地开到津海工商大学的大门前。津海工商大学的处女之行竟成了他驾驶私车的微服暗访！

此前，何曾进是津海工程学院副院长，说到开私车不免得啰嗦几句。何曾进的私车有些老旧，是十二年前用出版著作的稿费买的。为创作这

本大部头著作他花费了三年的心血，得了 40000 元税后稿金。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40000 块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钱，用于何处？与夫人反复商量，最后做出了买车的艰难抉择。艰难何故？因为当时何家的手头并不宽裕，40000 块的确能办好多大事：将房子重新整修一下，出国旅行一趟，将家里大小家电更新一番，都是不坏的选项，就是存入银行，一年也有上千块的利息坐收。买车有些奢华了，那时轿车还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只是那些挣了钱的生意人“骚包”和贪官摆阔的玩物，一是露富，二是显摆身份，容易招来非议。好在那时何曾进不是什么官，顶死是个系主任，大权没有，小权也不多，不惹眼。再说艰难，就是开车养车不易，加油站离家足足有十里路，每次去都排长队，耗去时间无数；家属院没有停车场，只能见缝插针，惹得周围人老多不快，车子被人砖拍、用硬币划个印子、拿利器扎穿车胎的事多了去。再者就是上路的刮、擦、碰，超速、乱停乱放等交通违章，每年还得花去数百上千……但是，何曾进不理睬这些，坚持要当周围吃螃蟹的第一人，他的生活哲理是：中国人喜欢将今天的钱留着明天花，外国人是拿明天的钱今天花，他要做个现代派的中国人，先过把车瘾再说，等到人人都有车的时候，开车就不再是享受而是负担了。形势的发展不幸被他言中，当小汽车拥堵在一线、二线乃至三线城市的大街小巷时，何曾进已经是具有十几年驾龄的老司机了，这辆桑塔纳夫妻俩轮流着开，也濒临报废的边缘。每当开着旧车上路时，何曾进心中总有一种莫名的快感。

桑塔纳临入津海工商大学正门，被两位膀大腰圆的保安拦下。保安的大脸贴了过来，粗声粗气说：“找谁呢？进校门咋不减速哩？想碾死人呀？”

“哦，哦，对不起，对不起！”何曾进摇下车窗道，“学生家长，学生家长！”

“又是家长！想娃娃啦？独苗苗，掌中宝啊！哪个学院的娃，小子还是闺女啊？”保安随口问道。

“经济学院的，是儿子，儿子。给娃娃送点衣物。”何曾进随意地答道。

他了解当今的大学生，特别是新生，大多首度离开家庭独立生活，这对父母和孩子都很陌生、很不习惯，做家长的自有一百个不放心。在本地的家长动辄利用周末过来看望孩子，送吃的、穿的、用的。在外地者，则投快递、寄包裹、托人捎，通过电话遥控孩子生活，天凉了穿哪件衣服，换哪床被褥，嘘寒问暖，恨不能飞到孩子身边，替他打理生活。所以，何曾进这么一说十分顺理成章，保安也就不再追问什么了。

“来，下车登记一下吧。”保安生硬地说。

何曾进无奈地下了车，坐久了，也该直直身子，活动活动。保安这才看清来者：呵，五十来岁，一米八的身高，虎背熊腰；国字脸，一头乌发，梳理得丝丝不乱；一副无框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镜片后一双睿智的大眼活像一只灵敏的探头，警惕地扫视着身边；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铁青的根茬儿贴满了下巴；被香烟熏得焦黄的牙齿张口可见，浓烈的烟味近身可嗅。他衣着简洁、朴实而得体，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自信、从容、大度，颇具成熟男性的风度，是典型的领导范儿。保安心里思忖着，这么酷的家长，有型！就是那旧桑塔纳略显过时，不协调！

走入传达室，何曾进发现里边坐着一位老者，手托着一副老花镜，身子半伏在桌台上，浏览着当日的小报。身边放着一台古董级的单频收音机，喇叭里正播着评书段子，老者不知是听得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眯着眼儿，晃着脑袋，颇有几分陶醉。他不正视来者，用很浓的本地方言道：“有效证件？”

“有效证件？”何曾进不习惯带证件，甚至连钱都不多带，倒是夫人心细在车上放了不少小票，以备过桥、过路等应急之用。

“就是工作证、军官证、记者证之类。”老者不耐烦地补充了一句。

“工作证？什么年代还持工作证？”何曾进感到新鲜。

“身份证也管，带了吧？”老者说。

“哦，带了吧——”何曾进摸口袋，拿出身份证件递了过去。

老者没有细看，将一本厚厚的、脏兮兮的登记簿扔到何曾进面前，一根细绳子牵着一支圆珠笔，说：“照着填上！”

何曾进抓住笔，刷刷地填写，填到末尾犯难了：几时几分入，几时几分出？他抬起墙上的电子钟，秒针挣扎跳动着但一直原地踏步，下午三点多了吧，可那大钟还躺在半夜睡大觉呢，早没电了！这栏空置，何曾进将本子交还老者。老者将会客单撕交给来人，又倾心欣赏他的评书去了。

何曾进感到好笑，这门卫明摆是聋子的耳朵吗！如果恐怖分子来袭，不付诸武力，这帮人不是投降就是鸟兽散了，早就校门洞开，凭此可窥见津海工商大学校园治保之一斑！

进入校园，何曾进独自驾车绕着校园兜了一圈，校园不小，足足有3000余亩，他想找地方泊车。教学楼前宽敞的停车场横七竖八地停满了车，将入口堵得严严实实，里边的车出不来，外边的车进不去，里边有车位亦无可奈何。正当何曾进无助地准备离开时，突然停在过道上的红色小轿车发动起来，亮起右转灯。何曾进这才发现车内坐着一男一女，一阵激吻后，系上安全带准备上路。见有人等待车位，那男的好像生怕别人认出他来，急忙戴上墨镜，一脚油门，急打方向盘……但那人的脸庞还是刻在了何曾进瞬间的记忆存储之中。

在学生的指点下，何曾进抄近路，那当然是校园林荫小道，向图书馆方向走去，那里陈设着津海工商大学校史馆。校史馆展陈着学校所有最好的、最值得纪念的东西，是学习校史、了解校情的最生动、最形象的教科书，也是爱校和爱岗敬业教育的第一课堂。何曾进像所有新生和新入职教师一样，要首先温习，不，对于他来说是恶补这一课！

从山坡石板路上匆匆走过，紫色小花和毛茸茸的绿草轻拂着鞋边裤脚，木栏、绿树、鲜花、草坪和人工点缀的假山、亭榭相织交汇，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卷。何曾进感叹津海工商大学的校园胜似花园、度假村，比津海工程学院漂亮得多，在此抬头见树、低头见草的校园里生活和学习，是多么惬意和舒心的事啊！然而，福中不知福、得不到珍惜的现象没有杜绝，频频映入眼帘的是不美观和不和谐的另一幕，你瞧瞧：路边的分类垃圾箱三步一哨、五步一岗，但是草丛树林间、沙石小道上，不时发现被遗弃的生活垃圾，烟蒂、包装物、餐纸、瓜皮果屑，还有令人生厌的口香糖！绿油油

的草坪，被抄近道的行人踏出一道道“光头路”，多行几步，绕一个小弯，这抬脚之劳学生们都不情愿？

“哎哟，讨厌，讨厌嘛！”女子嗲声嗲气尖叫声，特别的响。循声而去，十米开外的石凳上一对学生模样的男女正贴身而坐、搂成一团，那女生将纸袋里的爆米花一粒粒喂进男生嘴里，男生则将爆米花吃去一半，另一半又吐出填入女生的口中，吃着吃着，那男女的四片嘴唇就紧紧对吸、牢牢地胶合在一起了，热吻中男生将女生压在身下，一只手正去解女生衣扣，欲伸手进去，不住地乱摸乱搓……

“哎！哎！同学，同学！”何曾进看不下去了，且有点急，在路口道边未免太有碍观瞻了吧，他下意识地劝道，“同学，同学，大庭广众之下不妥，不妥啊！”

何曾进这么一叫，吸引了周围路人，十几对惊奇的目光不约而同聚焦到他们身上，大家更是好奇地驻足围观。那对男女坐了起来，迅速地整理头发和衣服，恶狠狠地瞪着这位不速之客，原以为那男生会发飙，不料那女生先开了口：“怎么啦，怎么啦，什么妥不妥的？”

“这是公共场所，影响不好！”何曾进说。

“什么影响？我们坏了谁的事？影响你们什么啦？”那女生还气壮起来。

“你看，这么多人，一个学校的，天天见面，说不定还有同班、同寝室的同学在呢。”何曾进说，他无非想提醒他们打住，赶紧走人拉倒。

可是那女生嗓门提高了八度，好像受了欺负似的：“同班、同寝室怎么啦？我们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啦？”

“别叫唤，别叫唤，同学们都在看着呢。友情提醒，友情提醒！”

“这么多人看，不就是你一惊一乍搞出来的吗？真让人扫兴！”

“友情提醒一下，没别的意思！”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你的提醒不多余吗？”那男生在女生面前终不示弱，也开始发炮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谈恋爱的多着是，大学生活动中心、山坡上、草地边、教室里，新鲜吗？你管得也未免太多了吧？好奇心未

免太足了吧？有意思吗？”

“装什么纯洁呀？如今说大话的人，一是政客，二是脑袋被驴踢了，你算哪一族？”那女生有些张狂。

“感情的事你做主，没错！但放在公共视野下演绎它就不是私事了，这位同学说的好，你们不是孩子了，可你们的思维和行为要与年龄相符。”何曾进想拉住他们好好教育一番，他认为有责任，也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们不仅不收敛，反而嚣张起来，这绝对不能容忍！

“别少见多怪、小题大做，电影里、电视剧里、广告里，哪一个不是公开的，电影放出来不公开？电视拍出来不公开？演绎得还少吗？真不懂浪漫！”旁边围观的一女生附和着，明摆着声援那对男女。

“多大个事呀？年纪轻的辅导员知道了都不管，年纪大的却爱管闲事！现在管闲事的人可越来越稀缺了。”又一位女生说。的确，这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不论对错都无法较真，说不定自己在其他场合就变客为主了。

“是啊，如果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谈恋爱那多没情趣呀。”一位男生俏皮地道，逗得众人哄堂大笑。

何曾进感到有些孤立，又感到气愤，没料到这学校风气如此之糟，更没想到让学生给了个下马威，但他不想发火，也不想暴露身份，以免以势压人，摆平这些学生他还是信心满满，否则这些年教育的饭算白吃了，校长也白当了！何曾进很有耐心地说：“同学们，你们学过学生手册吧，男女交往要得体，你们认同吧？得体就是要让周围人接受，自我的行为不挑战公众的容忍极限，不管他是开放的还是保守的，年长的还是年少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大家都恪守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样校园才会和谐，你、我、他才舒畅，你们说对不对？”

那男女见何曾进放缓了语调和语速，也自动调低了嗓门。这时，围观的人群中终于出现了支持何曾进的声音，一位男生搭腔道：“老师讲得有道理，同学也没错，可能是场合不宜，否则老师也不会干预。刚才同学讲电影电视，很多国家影视节目也分级，有少儿不宜的，也就是公开不宜！”

“懂不懂少儿不宜？”又一位男生说。

“是的，感情的事肯定有私密性，即使你们不设私密，周围的人也不愿涉入你们的私密，所以自我的行为要兼顾他人，社会是自我与大家共同拥有和一起维护的。”何曾进马上顺水推舟。他很擅长抽丝剥茧，顺着学生的情绪而动，这不仅不引起学生反感，反而容易在不知不觉中牵引着学生接受他的观点。

“我们没发现有人过来，没想到周围还潜伏着这么多双眼睛。”那男生怯生生地说。

“我们的文明习惯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内化在自我素质之中，相信你们会修炼好这一课，这对将来走向社会非常重要。”何曾进说着，“嘟——”“嘟——”口袋在震动，他赶忙取出手机看看屏幕，垃圾短信！那对男女见状立马起身，收拾起东西，用书挡着脸，三步并着两步便溜得无影无踪。何曾进明白，在学校，学生最怕老师问：“你是哪个学院的，哪个年级的，哪个班级的，你叫什么名字？”，怕老师秋后算账。不过，经历了太多的盘问之后，学生变得世故和老到了，经常虚报家门、冒名顶替，偌大大学，就说津海工商大学 32000 多名学生，仅凭着一个假名和一面之交，欲核对其真实身份谈何容易！于是，老师们改进了方法：拍照！留下活证据，就像当今小报记者们惯常用的办法。这样让学生终于知道什么是怕了，被摄入镜头，不经技术处理都可清晰辨认，赖是赖不掉，什么时候将它公布出来再作放大处理或炒作一番，那学生的名誉就扫地了，将来就业、开学、出国都可能留下倒霉的污点。所以，何曾进掏出手机，那男女生以为老师要拍照取证了，以报复他们的冒失和对长者的不敬，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何曾进会意地笑了。

这时，铃声响起，连成一片，仿佛校园每个角落都能听见。周末还上课？八成是辅修、第二学历、知识拓展讲座、考研、考证辅导班吧，是面向中高年级学生，为其毕业后出国、读研和就业做准备的课程吧。下课了，学生潮水般的从教室内涌了出来，顿时大街小巷都晃动着流动的身影，学生们背着书包，夹着课本，挂着耳机，打着手机，写着短信，有说有笑，三三

两两，脚步匆匆地转场至下两节课的教室或赶往图书馆、寝室去了。

图书馆门前，涌现了短暂的人流高峰，借书处排起借还书的长龙，工作人员手忙脚乱，连抬眼的空当都没有，只是盯着图书、借书证、电子枪和条形码。“嘀、嘀、嘀……”随着电子枪的感应声，电子屏幕上跳出一行行借书者的信息和借还书的记录。何曾进矫正视力好，五十开外的人一点不老花，数米之外，屏幕上的四号字依然能看得清清楚楚。他饶有兴趣地察看着学生的借阅信息：哦，同学们借阅的大多是非专业书籍，文学、音乐、美术、美容、性爱、体育、军事、影视……样样都有，流转回库的书籍大多已破旧或损坏，有的还“轻伤不下火线”，贴着胶带、打着装订线，刚回库很快又被人借走了，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财政、金融、财务、会计、审计等天津工业大学开设的主流专业的书籍，则少有人问津，不论借出还是归还的书籍，大多崭新如初，完全可以重新放回到书店的售架上去。或许这是文科大学的特点吧，与天津工程学院工科院校不同，何曾进一时说不出这种现象是好还是不好。

与此同时，各大阅览室正上演着抢座位的“情景剧”：刚刚腾空的座位旋即被一件件物品占据，占座工具很有意思：雨伞、笔袋、书本、书包、饮料盒，甚至白条——用电脑打印的字据，写着：此位已有人，请勿占用。后面跟着三个惊叹号——争取有限资源的免费使用权，是当下大学里的独有文化。财经院校的学生深谙投入产出的道理，咋没有人用钱包、电脑、证件和饭卡等细软占座呢？学生们不仅自己占座，还帮着同学或男女朋友占座，常听说学生为占座而引发矛盾和冲突，不过天津工商大学的占座尽管激烈，但总体上还算文明有序，先来后到的法则被普遍遵守且应用到极致。直到所有座位各归其主，阅览室的环境才慢慢宁静下来，学生们才开始了各自为政的修读。

校史馆设在图书馆顶层，铁将军把门，从门缝朝里望，好像很久没有人光顾了，连灯都没有打开，微微流动的空气中还飘溢着一股旧报纸的霉味儿。何曾进敲不开门，就到隔壁阅览室找工作人员，问：“校史馆有人吗？”

“有，有。”别着工牌、工号为12的中年男子回答道，“您老来得正是时候。平时上课时间不开放，每逢周末为了迎接家长参观、第二课堂、团学活动和爱校教育才正常开放。可能今天没有人预约，管理员上厕所了，钥匙在他那里。”

何曾进指着门口的告示说：“开放时间不是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吗？”

“写是这么写，领导要求的理论时间嘛，实际没什么人来，所以当班的人坐不住，闲得慌，遛弯去了吧。”

“什么时间回来，有人要参观。”何曾进急了，他的时间可是精确分配的，不容许白白浪费在等待的环节上，他看看表，又问道：“他会不会离校了？”

“不会，不会，这他不敢，但什么时候打道回来就没准了。”12号很是负责，说，“您别急，我马上联系。”话音未落就拨打手机，对方关机！

“麻烦你，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何曾进问那中年男子。

“办法倒是有，校史馆有个通气窗，我翻进去为您开门，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您别在领导面前说我爬窗，这动作让人想到贼，求您别告发管理员串岗，不然我俩奖金都泡汤了。”

何曾进当然满口答应。那中年男子果然身手不凡，不一会就从里边把门打开，将何曾进迎了进去。何曾进问：“有讲解员吗？”

“管理员就是讲解员，平时是学生当讲解，现在学生上辅修去了，你将就自个看吧。”中年男子挠着头继续说，“说实在的，校史馆没什么看头，不就是领导的大头照，要么是什么文件啦、会议啦、活动啦，要么是什么成果、奖状的。每换一个大领导就大动一次，听说又有新校长要来了，马上又要大整一番。”中年男子自言自语，见来人兴趣颇浓，问道：“顶楼光线好，不开灯看得见吗？”

“可以，可以，但要开通风。”

“好的，好的。前几天耿校长来过，端详着照片还流泪呢，辛苦了六年，两把火把乌纱帽烧掉了。”

何曾进知道中年男子说的是耿正锐，就是他马上要接替的前任校长，因为寒假前后的两场火灾，被媒体曝光后，引来无数指责和质疑，重压之下，耿校长深感难辞其咎，便主动提出辞职。省委组织部任前谈话时，何曾进曾请求组织上给予耿校长公正评价和待遇，鉴于其未到退休年龄，起码给个调研员什么的，不要因为火灾而否定他六年的工作业绩，津海工商大学这六年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否则太不公正，会凉了一大批忠臣良将的心。领导非圣人哪能不出错，甚至出大错，只要他不贪腐！

何曾进将校史馆门关上，告诉中年男子不要打搅，参观完毕后他会断电锁门的。

校史馆入口处，摆着一座八米见方的1：1000的校景沙盘。呵，这做得很是逼真，与刚才看到的实景无异。何曾进定神打量津海工商大学校门，这门头，俯视比仰视更气派：高耸的门楼一左一右相互对峙，支托着巨大的钢骨门廊飞身横跨，门楣上面用毛体镌刻着“津海工商大学”六个颇具力度的镏金大字——毛泽东在世时并不知道津海工商大学的存在，八成是现代人摘自老人家的书法作品中单字组装而成，这是中国大陆诸多大学的通行做法——可以看出，津海工商大学的校门出自大师之手，细细品来，这门仅是概念，或者说只是一只硕大的门框而已，没有闭合装置，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价值，真可谓门非门、非常门；既是学校出入口，门前主干道径直通向学校主体建筑——图书馆，又是学校的象征和标志性建筑，它横看像一个坐标中急速飙升的箭头，纵看像深海远航的风帆，大小、远近、朝向都恰到好处，宽敞、简朴、典雅而不失庄重、大度。何曾进当副校长的六年中分管过基建，对建筑颇有几分兴趣，也小有研究，当然他参观校史馆不是研究来建筑的……